

# 承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四年九月一日

第三期

## 《承言》 目錄

每月一號出版

霍學研究：許志毅（會長）

唐學研究：陳健恩（副會長）

研究方向：.....	1
霍學研究：《霍師之教化哲學——回應時代，個別指點（上）》.....	2
唐學研究：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《儒家的信仰》.....	4

## 霍學：研究方向

- 霍師之思想，通透靈活、敏銳深刻，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。此有賴霍師思想中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、根於經驗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論、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。
-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，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，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。

許志毅 會長

## 唐學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，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，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，才對實踐障礙，有提點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們把義理，分類列點，成為架構。但從實踐上，如何開始？如何繼續？則難解答。要活化義理，把架構變成動態，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，才對實踐步驟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，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員等。再記為知識，才能在生活以外，作純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並非知識，而是感受：內心的苦與樂、精神的升與降、理想的顯或隱、得失的喜與哀，甚至一念之過位或復位。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擔者”與“承繼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經歷的心路歷程。

陳健恩 副會長

## 霍學研究：《霍師之教化哲學——回應時代，個別指點（上）》

許志毅

### 回應時代，個別指點，教之大義

上文提出，成教最少有兩個層次之內容：一、回應時代；二、指點個別對象。因為個人之成長離不開其文化背景，倒過來說，個人能成長也可以影響文化，所以成教需要有“對應時代”以及“指點個別對象”兩個層次。我們不妨參考佛教所講的五濁惡世<sup>①</sup>之論。佛陀說，當正法失去影響力，時代就會變得渾濁，形成五濁惡世。霍師根據佛陀五濁惡世之論，作出現代化的詮釋，指出當人間沒有了好的文化，那麼，時代各方面，包括個人、家庭、社會、國家、民族等的秩序、風氣就會變壞，甚至整個時代的氣運也會變差。當中邪見流行，錯誤的觀念、見解、價值觀充積，人缺乏成長的方向與資源，素質自然低劣，生命中有著很多煩惱困擾，甚至難以學習進步。因此，若要真正教化世人，一方面要懂得回應時代的問題，批判錯誤的觀念、提出正確的見解，一方面要有細緻的工夫，對個別對象接引，畢竟成長是個人的事，每一個體的具體生命狀態、人生經歷不盡相同，不能一概而論，需要對應個別不同情況而給予不同的指點，因材施教。

針對回應時代層次之教化內容而言，最關鍵處是要標舉人生方向，然後指出可以達至的方式。正確的人生方向得以建立，則可以讓人看到光明，內心生起信念，那麼就會有動力往這個方向努力，不會走偏，最少是方向正確。然後從教化上再輔以可以達至這光明目的之方式，那麼人就可以很踏實的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感受到自己生命可以一點一滴的進步、突破，從這些進步突破的感受，就讓生命更加充實，對於這個光明的人生方向的信念就更加堅定不移。當然，人在成長的路上，能成就甚麼境界，則是另一問題，因為這牽涉到學養問題、素質問題等，不過，只要人能透過這樣的學習而得到成長，不論成長到哪一境界，那已經是一種見證。霍師基於自身對生命成長之道之體會，要為現代人建立一理想之人生方向，所以他指出“人生只有一件事值得去做，就是成長生命”之方向，然後又提出具體達至的方法，他說“要成長生命，就要鍛煉”，當然“要好好讀書”。“鍛煉”、“讀書”是可以讓人得到生命成長的方式，霍師有各種不同的具體設計<sup>②</sup>，內容豐富，今不能盡錄，要詳細說明，還待來日。霍師之“人生只有一件事值得去做，就是成長生命”、“要成長生命，就要鍛煉”、“要好好讀書”等的說話，即針對現代文化最深的流弊而說：現代文化沒有深刻的人生方向、價值虛無。所以現代人大都欠缺人生理想、欠缺高貴的人生方向，是故不重視生命成長；沒有這種高貴的人生方向，那麼精神就會下墮至現實層面、滿足欲望的層面，所以一般現代人都會表現出今朝有酒今朝醉、追求享受、思想非常功利，即使努力讀書也只是為了求取知識而得到謀生之本事、不重視傳統文化之經典，乃至價值平面化，人生虛無之餘，又極度封閉，所以怕與人交流（怕人）又怕艱難（怕事）等。針對這些時代的問題，霍師這些話可以說是振聾發聵的。可是，現代人要明白霍師之教導也不容易，因為現代文化風氣之影響已經深入骨髓，習氣太重，程度不夠。

在指點個別對象之層次而言，霍師的說話常常斬釘截鐵，其“教風”非常猛烈、銳利，卻又細緻，而且變化無方，時而當頭棒喝、時而溫婉勸導、時而支持鼓勵，堪比“雲門三句”<sup>③</sup>。就看你是甚麼人，以恰當的方式、對應你的程度，給你最好的回應，讓你得入成長之門，並且可以拾級而上。霍師之教，有如趙州禪，四通八達<sup>④</sup>。

或許會有人問，為甚麼霍師能對應時代而成教？答：這是基於霍師自身悟道的經驗，然後根於他對世人的慈悲、對生命的通達，相應於時代、相應於眾生而作出種種的施設，也就是說，一方面根據道理的高度，一方面通往眾生，中間就靠自身的悟道、慈悲與創造作為橋樑去接引眾生走向理想世界。因此霍師往往能在舉手投足之間，看似不經意地就能作出深刻的教化，一句簡單的說話裡面卻含藏豐富的內涵，可以讓入不斷反覆領會。這些我們都可以從霍師眾多的教學個案中看到。

我們在上文提出霍師一個小小的教學個案，霍師在講學時，從易學及漢代哲學而旁及風水命理的理论根據，以說明此等學問本來就有其讓人得到生命成長之意義，只是為今人所忽略而已。有學生提出問題說自己要去看看風水，但霍師斬釘截鐵地對他說：“你最好不要去看風水。”何也？

### 對應學生生命狀態的教化

這裡先補充一下有關這位學生的背景。從他表面的行為來看，是一位非常守規矩、按照程序的人，內心則是很怕出錯、怕自己做得不好、怕被別人責備。他很想自己好，但是卻沒有自信，不夠擔當，所以很想得到依賴。他的思維狀態就是十分僵化、十分依賴，要找到外在的標準，要麼就是規矩、程序，要麼就是權威的指引，所以表面好像是很順從聽話，但是實際上是內心怕承擔、怕失敗，很脆弱，這就使得自身真正的創造力不能發揮出來，畏首畏尾。那麼大家知道為甚麼霍師會對他說：“你最好不要去看風水”呢？或許大家會這樣想：霍師的回應是相應於這位學生的生命狀態而作出的。可是，“相應於他的生命狀態”是甚麼意思呢？這個“相應於他的生命狀態”的回應就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，到底當中有些甚麼內涵，我們如何了解呢？（未完，請留意下期〈霍師之教化哲學——回應時代，個別指點（下）〉）

① 霍師註釋五濁惡世如下：一、劫濁：言時代遭逢惡運、災難頻生；二、煩惱濁：指貪、嗔、癡等煩惱充塞；三、眾生濁：指眾生資質低劣，苦多樂少；四、見濁：指邪見流行、思想混亂；五、命濁：指眾生因惡業受報，壽命短促，不能盡天年修道。詳見霍師《佛學》課本，〈四、法華經方便品〉註49。

② 霍師施教，特設“喜耀生命課程”、“初心禪”、“國學班”、“後大學課程”、“研究生課程”等等，當中有種種不同的設計，引領學生逐步深入，體會生命，印證道理，碩果累累。

③ 雲門三句，函蓋乾坤、截斷眾流、隨波逐浪。

④ 《碧巖錄》第九則：“僧問趙州：‘如何是趙州？’州云：‘東門、西門、南門、北門。’”

# 唐學研究：人生之事及心路歷程《儒家的信仰》

陳健恩

## 介紹

小孩相信跟前那個人，才會哭泣。賭徒相信僥倖，才會落注。儒者相信仁義之性，才體諒人。人的選擇，原離不開人之所信。

相信可能需要條件，如邏輯，實驗，眼所見，耳所聽，朋友的意見，明星的效應，社會的潮流，專業與權威等等。

然而，具備了以上的條件，都不代表一個人必然會相信。當還未相信，都不會有所行動。反過來說，只要相信，縱使缺乏以上的條件，亦會有所行動。

唐先生更認定，沒有信，一切道德的實踐，亦都是不可能的。

從反面來說，當實踐者未信，其道德實踐則如同無根，只是一種暫時性的表現而已。

儒家重視實踐。儒家思想，都是要導向道德行為與實踐的。所以，儒家是一門講實踐的學問。因此，文字上多使用引導式或啟發式語言。但無論如何，人必先有所信。學儒學而無所信，實踐就不可能。沒實踐的儒學，亦不算是儒學了。或許，有人真只想對儒學作一些客觀了解。同樣地，儒學是實踐其所信。未了解儒家之所信，便不明儒學的最終實踐目標。所以，無論是要了解儒學、學習儒學、或者深入儒學的人，都必須先明白“儒家的信仰”。

## 目錄

1. 行動條件：理論與信仰
2. 儒家信仰之所本：宗
3. 儒家信仰之所向：旨
  - 3.1 儒家信仰之本原：孔子
  - 3.2 儒家信仰之內容：不離實踐
  - 3.3 儒家信仰之擴充：學與思
4. 儒家信仰之實踐
  - 4.1 儒家信仰實踐之開始：德慧
  - 4.2 儒家信仰實踐之成果：心量
  - 4.3 儒家信仰實踐之效用：化解一切衝突

## 1. 行動條件：理論與信仰

西方哲學，重構造理論系統。理論系統，要說清楚，甚麼是因？甚麼是果？因與果的數量有多少？那個因的影響較大，那個因的影響較小。最好把它們量化，如影響了百分之三十。西方的傳統社會，哲學家起著思想領導的作用。西方的社會思想，亦慢慢傾向於此。西方國家，在經濟及軍事上，在世界上佔有強勢。這種理論系統思想，又慢慢影響著全人類。

講理論、問原因、求結果，也成為了現代人傾向的思維方式。例如一有事情發生，第一反應就是想去問原因，第二就是思考會有甚麼結果。當事人，除了照片被手機放上網之外，他的苦，已沒有閒暇去關心了。

重視理論系統，方便了思辨與批判。遇事問原因、求結果，就是腦部思索。思索當然要依賴理性。所以，現代人遇事，首先是發動這個強大的理性功能，感性相對被壓抑，甚至淹沒。他的苦，只能量化理解，即痛苦達 25%。

回到道德行為，例如“讓座給老人家”。

如果強調理論系統、問原因、求結果。發動了理性能力，便思考讓座原因，讓與不讓，會帶來甚麼結果？最後，是否行動，也要看思考者信與不信。因為，他可能最後所信的，首先是要先自我滿足。因此，西方主流的道德哲學家，認為道德實踐，是一種道德律令，如律法，是理應地去遵守。理應，就是外在要求。如理應要讀書，理應要給老人讓座，理應要做好人等等。理應和願意，在道德實踐的理論上，在西方仍然爭論不休。

儒家在道德實踐方面，不認為律令是可行的。或許，它更近似一種信仰。

然而，不可簡單地說，儒家只是把那些道德律令，純粹換成一種信仰的態度去執行。同樣地，無論是遵守或信之而行，都不是自發而行的。

只可說，儒家的信仰，不但包含了這些道德教訓，亦包含了：對天地鬼神的祭祀，天道天命的崇敬，與及心性本原的契合。

天地鬼神，天道天命，心性本原，若果用理論系統去思索，便走錯了解的方向。不去思索一下，又應如何理解呢？

中國傳統學問，有概念部分，因為可用來互相交流。但交流得到，與明白得到，並不是一件同樣的事情。就如我們經常聽到、看到、甚至一般所謂知道，也不一定等於自己真明白到。中國文化很早就知道這個情況，亦一早認為傳授概念與傳授意義，是完全兩種不同的事情，亦分開了不同的方法。它們有重疊的地方，但仍然需要兩種不同的方法。

中國文化這個傳意的表達方式，在於即體即用。即體即用，如從祭祀活動中，感受到比自己高遠的精神；生活中，感受到天道天命總在其中；清晨中，感受到心性光明奮發的一念。這是從不斷的發用中去不斷感受。這些感受是自覺的、可重覆的、可與人分享的，從中去體會這個不能說的“體”。

## 2. 儒家信仰之所本：宗

儒家的信仰，從根本來說，最重要是對自己心性本原的默契，唐先生的話，就是“能信者主體的自覺”。能信者，即是自己。儒家講信仰，最重要不是信甚麼。基本上，儒家不反對任何人信任何東西，當然那些邪魔外道就不能算數。儒家對任何宗教，基本上是沒有立場，可以說態度是中性的。儒家所重的，就是當表達自己信甚麼的時候，這個信是真正原自於自己的內心之所發，這就是能信者“主體的自覺”，而不是基於外在命令、外在壓力、外在潮流，甚至是外在利益，自我強制而行，如同外在律令。

但是，如何一開始，就能感受到自己所信，真原於“主體的自覺”？即自己所行，是純正地原自於自己內心之所信？非天生德慧過人者，是沒有可能不經過後天學習，便能夠直接感受得到。開發這個感受能力，唐先生認為，從一種無言的默契去領會，是十分重要。經典中便依此，有啟發式的實踐指引。但不同的實踐指引，亦有所歸宗，因此，儒家道德實踐的不同指引，雖有層次先後之不同，但信仰的大方向則沒分別，這就是所謂“宗”的涵義。

儒家所說的宗，從理論上去講，共有三個層次及方向。從實踐上去表達及感受，便成為祭禮。為何宗不是一，而分為三呢？如果單從理論上說，真的只講天就可以。但儒家一定要講實踐，實踐有近遠深淺先後的實踐次序，不可一蹴而就，更不能一步登天。所以，為實踐之可能，不能不分開來講。不過是否只有三，那亦不一定，只不過現有為三，便可由此先了解。

從實踐上，通過祭禮體會宗，為三祭：祭祖，祭天地，祭聖賢師尊。即是禮之三本。祭禮所對向的宗，就是：同姓之祖宗，生人與萬物之天道的大本大宗，與及學術文化教育之宗師。

通過祭禮上的實踐，而能對宗有所體會，當中就形成一種教育。唐先生言：

- （祭聖賢）宗師聖賢立教於昔，後生承學於今。
- （祭祖先）祖宗垂教於前，子孫承訓於後。
- （祭天地）天不言之教示人於上，人承法於下。

因此，凡有所宗，即有所教，亦有所學。就如儒家的宗旨是“仁”，孔子以之設教，後儒以之為學。

儒家是實踐之學，透過祭禮以明其宗，宗立於前而有所教，後儒便可以之為學。儒家之學，就是“即宗即教即學”，亦是“即宗教即哲學即道德”，三者統之為一的學問。儒家之學，通過禮之三本，開發我們內心信仰的本原，對道德行為，開發出一種真正“主體的自覺”。開發性情，開發心性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### 3. 儒家信仰之所向：旨

所依之對象目標為宗，儒家之所宗，祖述堯舜，宗師仲尼。宗旨，是為所教所學的方向、內容與義趣。宗旨內容，方向為要。方向明確，才了解不同內容的貢獻所在。方向要明確，則須比較一些相近的想法，然後分辨開來。

唐先生認為：儒家信仰，必重自覺，自覺己之所信，亦重實踐，實踐己之所信。然後行道以成德，於天地間，建立其為賢為聖的人格。

其他的宗教，有教條、戒律、儀式、與及對世界的了解方式，如三世、天堂等等。唐先生明白到，對其他宗教來說，必然有助於教徒們的道德實踐。這方面的助益，唐先生是十分讚許的。但從儒家方面來說，對以上的內容信奉與否，人仍可信自己當下良知，踐其行，以成其德於當世。

因此，儒者是尊重世界不同的宗教，只是不必求人信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信任何宗教者，或信科學者，或無神論者，只要他自覺內心之真誠，信而行之，即同時成為儒者。

另外，孔子是否天生聖人？在未出生時，他是否已經完滿完成？孔子曾作出回答：「若聖與仁，敗吾豈敢」，更真切地告訴大家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。

關於神示現於世而成為人的說法，不單西方宗教有此說法，佛教大乘，亦有人相信佛陀早已成佛，道教亦謂老子早已成道而化身廣成子。唐先生亦讚許此等說法，人可聞其言而效其行，亦時時可自超升其精神，易有聖靈感召的經驗，而加強或促進其道德行為。

儒家所重，是道德實踐的自覺性。至於是否有已完成者，可示現於世以促進道德行為，從道德實踐的自覺上，亦非最關鍵之處。反之，若有任何宗教徒效其行時，同時自覺“自身心靈對實踐道德行為的自主及自覺”，即自覺自己是一個“信與行”的自主的人。那麼，他仍然同時是一位儒者。

（續）

